

父亲

□南京 竹影

送别父亲，正值江南的梅雨季。之前几天一直下雨，端午当天，天气非常好，一点都没觉得黄梅天的潮湿和闷热。父亲是个好人，他不舍得让我们冒着日晒雨淋送他最后一程。

父亲走得很急。他是个急性子的人，从来不愿意看病，更不愿意住院。自前两年心脏查出问题后被我们连逼带哄共住了三次医院，前两次都是刚住几天就吵着要回去。我们拗不过他，就匆匆回家了。最后一次住院，前后不到三天时间就永远地离开了。也许对父亲来说住院就是种煎熬，他总牵挂着家里，更不放心母亲。母亲身体不大好，家务活几乎全由父亲承包了。在他过了80岁生日后，我们和他商量，是不是家里请个钟点工，费用由我和妹妹来出，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说自己能跑能动，不用别人伺候，也不习惯吃别人做的饭。

父亲的烹饪水平很高，来家里吃过饭的人对他的手艺都赞不绝口。父亲在做菜上一向都是舍得花时间花钱的。南京人端午节要吃“五红”，也有说“五黄”的，我们家餐桌上从来都不止五样时令菜品的，一定是“红”和“黄”的混搭。春节，南京人的规矩要炒“素菜”，也叫“素什锦”“十样菜”，这是过年期

名之爱

□黑龙江佳木斯 朱宜尧

小时候，特别憎恨父亲，因为他的一次突发奇想，使我成了同学之间说笑讥讽的话题。无论同学们如何“正经”，如何“严肃”，再怎么板起脸来叫我，我都感觉他们内心在嘲笑。

我和哥哥是双胞胎，父亲把字典翻烂了也起不出一个满意的名字。有天父亲给柿子掐尖，那些长势很好的柿叶，父亲有些不舍，但为了能多结几个鲜红的柿子，还是忍痛割爱了。手握翠绿的柿子秧，站在园中的父亲忽然有了“灵感”，何不叫“四舍”和“五入”呢。我真怀疑父亲脑子有病，就这么机缘巧合，我和哥哥就有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乳名。

我不知道恨过多少遍，也因为孩子间的嬉笑打闹，经常成为被攻击的话题。

怒放

□湖南常德 刘希

前阵子去花鸟市场，看到一家店里摆着一些干树枝，不禁有些好奇。店主热情地告诉我，这叫干枝杜鹃，别看它现在干巴巴的，可开的花很好看呢。干枝也能开花？我从未见过“枯木逢春”的场景，不觉心里一动，买了一把。

见我买回家一把焦干的树枝，家人都笑了。无论我描述得如何美妙，他们都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。谁也不相信，这一把毫无生气的干枝，能开出艳丽的花朵来。我找出一个空花瓶，装点水，把干枝插进了瓶里，说：等着看吧，精彩马上就要上演！

可一连几天，干枝并没有任何变化，偶见一两朵花苞，紧紧地裹着，也没见开的迹象。渐渐的，我对它能否开花也产生了怀疑，便不再关注它了。

昨天早上，天气微凉，当我推

间最受欢迎的一道菜，也是最费时费工的一道菜。父亲做的十样菜，用的食材远远不止十样。父亲年纪大了后，过年时我们劝他不要再做这道菜了，或者简单点做，他总是置之可否，到大年三十晚上必然还是会端出色香味俱佳的一大盘来。

父亲身体一向很好，一米八三的身高，体格健壮，胖瘦适中。父亲年轻时曾奔赴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，为新中国汽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，回南京后就一直在南汽的工具分厂工作。父亲曾经作为总厂的劳模代表去北京一机部领奖，据母亲说，回来时同去的单位领导用自己的小车把他送到家门口。车门打开，父亲下来了，拎着大包小包，脖子上还挂着几块帮亲朋好友买的搓衣板，让人忍俊不禁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能去趟北京不容易，知道消息的亲戚朋友都会让捎点紧俏物品，家庭和亲情在父亲的心中从来都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。

父亲年轻时很帅，他和母亲的结婚照，用俊男靓女来形容是很贴切的，父亲梳着分头，穿着呢料的中山装，母亲留着大辫子，俏丽动人。听母亲讲，当年一开始没看上父亲，一则他个子高，穿着长筒皮靴，挺吓人；二则有点木讷，不会讲

大一点后，我和哥哥极力反对，家人不许再叫我们四舍五入，很多年也就淡忘了。等成家有了孩子后，忽然想起自己的小名来。五入，五入，四舍，四舍，多好的名字呀！这名字里有大智慧大寓意。父亲是希望我们的人生有舍有得，是有了小舍之后，才能有大人大的，大的美好。不能因小失大。舍与得的智慧也并非如一道数学题有着标准的答案，非四就舍，非五就得。很多时候，舍与得是权衡人生道路以发展的眼光透视出的利与弊，五也可舍，六也可舍，人生不见得就是一个模式“四舍五入”，而要灵活应变。

这么说来，好一个“四舍五入”，真是错怪了父亲。怎么办呢，那些年，因为名字一直耿耿于怀，如今自己给儿子起名了，这真所谓

开窗户，眼角瞥见那瓶干枝的时候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，干枝上冒出了几朵粉色的小花。竟然真的开花了！花朵粉嫩粉嫩的，花色鲜艳，似桃花，花瓣薄如蝉翼，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，停留在枝头上。

家人听闻干枝开了花，都围过来观看。看到枯枝上果真挂着几个盛开的花朵，都忍不住啧啧称奇。真不敢相信，这枯枝居然能起死回生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也就感受不到枯木逢春的大自然力量的强大。

每一天，枝头上就会多冒出几朵小花，每一天，看到这奇迹般生出的花朵，心情自然就特别美好。孩子们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花瓶前，数一数花苞，赏一赏花开。这把干杜鹃，成为这个冬日里最神奇的一景。

话。但我外婆很喜欢，所以父亲最终顺利晋级。当然这和他自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。

父亲其实是个有趣的人。他喜欢文艺，在很多家庭还在为温饱忙碌的年代，我家就有了一台电唱机，又陆续买了一些黑胶和塑料唱片，大部分是流行音乐。到电视节目大发展后，他最喜欢看文娱类节目。

父亲最大的爱好是钓鱼，休息日一早摸黑出发骑车几十里去郊外的野塘钓鱼，傍晚时分才满身尘土地回来，有时候收获颇丰，有时候空手而归，但父亲也不以为意，乐此不疲。晚年，父亲还喜欢上了放风筝，天好的时候会去附近的公园放。

父亲在进ICU前，我因去了北京出差还在隔离当中，家人让我和父亲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手机视频通话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我“你还好吗？”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，他关心的依然是家人，没有谈及自己的身体和病情。

父亲的一生朴实无华，总是默默地付出，不图回报，低调做人，从不张扬。但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大潮中，父亲也有过属于他的光辉岁月。他更是一个称职的丈夫，称职的父亲。

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就连名字里都寄托了期望与厚爱。

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起名不知起名难。只有设身处地才知其中难处，像狗剩、二蛋、二妞、铁柱，都是贱名厚爱呀。

有人名字过目不忘。有人怎么叫也记不住，叫不响。名字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代号，有时会带来好的运气，好的福气。

有段时间，我写文章署名“五入”，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叫五入？我告诉他们，因为我哥哥叫四舍。他们都乐了，笑得很开心。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，说我这个“作家”太幽默了。

感谢父亲，给我起了个这么幽默又智慧的名字，至于他的厚望，我一生都在努力践行，希望自己在舍与得中感悟生命的意义。

后来我了解得知，干枝杜鹃也叫金达莱。原生于东北亚地区的山坡、草地、灌木丛。金达莱是朝鲜国田野中开放的第一朵花，朝鲜人民将金达莱看成是春天的使者，是坚贞、美好、吉祥、幸福的象征，它是朝鲜国的国花，同时它也是我国延吉市的市花，它的花语是长久开放的花。这花耐寒，生命力极强，也就造就了干枝遇水就活，也能开花的神话。

我把干枝杜鹃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，让朋友们也欣赏到花开的美景。“最惜杜鹃花烂漫，春风吹尽不同攀。”诗人白居易喜欢杜鹃花，可是却无法和朋友一起欣赏，而身在科技发达今天的我们，和朋友分享美好事物是极其简单的事。也要相信自己，让生命怒放，让生活像这干枝杜鹃花般灿烂。

沙塘园

□南京 胡丹娃

小时候，家住与东大几步之遥的沙塘园，说来有意思，它与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仅相距几十米，是我每天的必经之地。沙塘园有好几个院子，我爱在每个院子外停步，每个院落都立着水泥塔楼，难以觅见儿时痕迹，我只好认定一个铺着青砖、砖石上生着斑斑青苔的院子是我家。记忆中老房子堂屋上方有个大壁橱，壁橱里藏着想象中的精灵，地板下也似乎有另一个世界。天井美得像童话，我和姐姐妹妹常在那里玩耍。然而，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，而是父母亲在前院台阶下双双晾衣的一个细节。那一天阳光灿烂，母亲端着一盆洗干净的衣服从屋里出来，父亲手持一根长竹竿，晾衣服时父亲手中的竹竿不小心捣着了母亲的耳朵，母亲疼得叫了声停下来，手捂着耳朵。我在台阶上看见了这一幕。那时我很小，似乎已经知道心疼母亲。几十年以后回想这个细节，猜那时父亲正值逆境，所谓心气不好，心不在焉？对我来说这细节竟成了儿时生活的金色印象，刻骨铭心。

有时候，我站在旧居门外，望着院子里那应该是父母亲晾衣服的地方，竹竿点击着青砖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衣服上的水滴滋润着石缝间的细草，父母亲的身影在我的回望下鲜活如昨。我不忍久立，准备离开，门内忽然窜出一条狗来，跟着出来一位中年女子，美丽知性，恰似儿时我的母亲。我目送她快步而去，有些怅然若失，不由想象如果将我家的房子换到这个院子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乐趣。有时候，某个阳台上正弄花草的爷爷爷会瞬间变身为我的父亲，如果父亲还活着，该就是这个年纪吧？在旧居的隔壁，沙塘园的另一角，天暖的时候总是静静坐着一位老太太，她的模样总是让我想起一位德高望重的特级教师，每次走过她的身旁，我都要向她行注目礼，老太太每次都慈祥

地目着我，几分熟悉的目光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儿时，一个念头蹦出来：说不定她一直住在这里，小时候曾和我家是邻居。唉，看沙塘园的老人都觉得眼熟，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常常看见我们的缘故，一天做邻居，一生是邻居。我曾经在心里默默和父亲对话，“爸爸，人生转了一大圈，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地方。”父亲说：“回到人生出发的地方，可以重新思考很多问题，我的孩子。”父亲的话教我更好地品味沙塘园。沙塘园充满了生活气息，这里有一些高大的树，一个卖鸭蛋的中年人曾经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守在一棵大树下，摆着一个筐，筐里是新鲜的鸭蛋，我一次买他七八个，吃完再去，他总在那里。沙塘园的臂弯里有织毛衣的小铺，不管什么时候去结个袖子、改个领子，都是一口答应。卖菜的小铺子更是像老邻居了，有时候我下楼晚了，那边已经在上门板，我扬起手悠长的一声抛过去：“等等我！”那边动作便慢下来，自家人一样的责备伴着笑声扔过来：“怎么才来呀！”我的家人爱去五金小铺找点插销、螺丝钉什么的，店主人从来都是丢下饭碗就给寻；沙塘园的周边全是小吃，我爱跟在东大的学生后面排队买好吃的煎饼；沙塘园是文化的，出去就是学府路、成贤街，去东大和老南图只需一抬腿的工夫，而东大是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地方，那里是我散步最爱的去处……

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人与动物都能听出彼此的声音。下楼去，流水般的古琴悠悠地从某扇门里传出，弹琴的是一位退休的女子，过去在邮局工作，她的琴声令我欣慰，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在老小区坚守。寒冬腊月我裹得严严实实，一条狗突然冲我叫起来，我对它说：“是我。”它便摇起了毛茸茸的尾巴，爱于是再次注满心田。沙塘园，城的一隅，生活的摇篮，百姓的家园。

新年不记旧年愁

□陕西宝鸡 毛伟涛

小时候，每到过年，奶奶都会对我们姐弟三人说，过年的时候不能记不开心的事，不准说不吉利的话，不能把今年的坏心情留在来年，只有这样第二年才会有好运气。

转眼间又到了热闹的腊月，年的脚步越来越近。那天在朋友圈看到小王发的一个动态，他的饭店重新开业了。小王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前些年去南方打工，在一家酒店干了几年之后，回到县城和妻子开了一家小饭店。夫妻俩为人厚道，待人热情，诚信经营，我带着家人也光顾过几次，店面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整洁，饭菜口味好，花样也多，所以店里生意一直很好。偶尔有空时，他也叫我去陪他喝几杯小酒，闲聊几句。

前段时间，突然看到他的店关门歇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的父亲因心脏病住院，当时病情还比较危急，后来做了支架手术，

住了近一个月的医院才基本康复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父亲刚出院不久，母亲又因为胃病住进了医院，这下可把夫妻俩忙得焦头烂额，孩子也只能交给姥姥带着。

进入腊月后，小王父母的身体好转，店又重新营业了。一天晚上，闲来无事就逛到了他的小店，看到我，他去炒了几个菜陪我喝酒。原以为他可能会抱怨几句，没想到他十分平静。他说：“今年过年，准备多休息几天，多陪陪父母，等明年再好好干。快过年了嘛，就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”

看到他依旧疲惫的脸上呈现的淡淡笑容，我很欣慰。从他店里出来，看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脚步匆匆，忙着置办年货，还有那街边小店、摊位上热闹的叫卖声，人们都在用热情和笑脸去迎接新年。新的一年，带着新的希望，新的打算，再出发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8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